

Я-СЫН ТРУДОВОГО НАР

是勞動人民 的兒子

卡達耶夫 著
曹靖華 譯

生活·讀書·新知
三聯書店發行



Я СЫН
ТРУДОВОГО НАРОДА
КАТАЕВ

我 是 勞 動 人 民 的 兒 子

卡 達 耶 夫 著
曹 靖 華 譯

生 活 · 科 學 · 新 知
三 聯 書 店

譯者序

蘇聯文壇上的『天之驕子』卡達耶夫 (Valentin Kataev) 於一八九七年一月二十八日，生於烏克蘭的奧得塞。父親是一個教員。一九一五年當志願軍，參加歐戰。在前線兩次受傷，一次中毒氣。他的創作生活，在革命前即已開始，而專力於文學事業的却是從一九一七年起。這以後，就不斷的在赤新地，新世界，三十天等雜誌上發表作品。爲了創作上的卓越的成就，於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一日，榮膺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所頒佈的最光榮的『列甯勳章』。

卡達耶夫的創作道路，約可分爲兩期。作爲這兩期的界石的，是他的長篇時代前進吧！在這以前，作者對於自己的真正的題材，自己的風格，自己的真正的主人公，可以說還

沒有找到。時代前進吧！是他剛剛開始摸着這些的時候。在這以前的作者的作品裏，都流露着一種市僧的淺薄、狹隘和孤獨的情調，這以前的作者，總是在市僧的意識裏兜圈子。卡達耶夫的前期創作的主要的基調，在不同的句子裏重複着：『人生的本身所以美麗而「公正」的，就因為牠是人生。』這基調最顯明的，是表現在中篇父親裏。這是作者自認為他在一九二二——一九二五年所親自體驗的最得意的作品。這裏寫着一個衰老病苦的父親，在飢寒交迫裏，變賣了自己所有的財物，買東西送給被捕的兒子。捨身的，癡心的探視他，扶持他，疼愛他。可是年輕少壯，豐衣足食，自私自利，忘恩負義的兒子出獄後，完全把父親忘記了。這父親與兒子孰是孰非呢？父親呢？兒子呢？據作者的意見父子都同樣的是。父親討着飯，無依無靠的要餓死了，可是還完全在替兒子辯護。在作者看來以為這是全人類的問題，是人類一般的老與少，父與子的問題，是人生的規律。

在褐色的十字架裏，寫着一個孤獨的，不幸的，喪失了人生幸福的女子，她決心要自殺。可是偶然翻開了曾經體驗過痛苦與幸福的『褐色的十字架』就回想起來『對

自己丈夫的愛，嬰兒的死，弟兄的槍殺，飢餓……一切幸福的，艱難的，驚人的，難忍的，平凡的人生，都使她想像起來了……於是她就明白幸福，苦痛，愛情，死亡，在人生裏原來都是一樣的啊。在人生裏，無所謂騰達，也無所謂沒落。她明白她用不着死了……」

在小說冬天裏，寫着當心愛的女人走了的時候——『我怎麼辦呢？人生原來是不滿足的啊。』

在作者的前期的作品，處處都流露着『人生的本身是美麗的，公正的。』這種哲學的社會意義是什麼呢？這是市僧主義的哲學，是不願改變人生的人們的哲學，是樂天知命的哲學。這些人們對於人生不幸的鬥爭，感到了厭倦，他們只有得過且過的享樂人生。他們對於人生的不幸，對於人生的醜惡，喪失了改造的勇氣與信念。

作者在這期的作品裏，不會有過深刻的，具有社會意義的諷刺。他的作品，不會超出淺薄的，皮相的，市僧見解的範圍。甚至在他的有名的諷刺作品虧公款的人（一九二五——二六）裏，作者把舉世皆知的具有重大社會意義的顯明的現象，也變成了『諧

諺，『把虧公款的人，變成了無害的傻瓜。這裏寫着莫斯科一個機關裏的會計及出納課員，在銀行裏領了一筆款子，給自己機關裏的人員發薪。這兩位就攜款潛逃，過起浪蕩生活了。最初到了列甯格勒，後來到外省去，把錢揮霍完了，回到莫斯科，在這裏受到了應得的處分。

當他們在列寧格勒的『衛生』飯店裏，優遊享樂的時候，有一天，一個人入到他們房間了，那人腋下夾着裝得鼓騰騰的皮包。他一入到房間裏，凝神的把房內的陳設環顧了一下，就連着說了幾次『啊哈』『這麼着的——這麼着的。』他請他們原諒他把他們的話打斷了，問了他們的姓名。他們即刻就明白這快樂生活完了，他們想着這美妙的生活還沒有過足，案子可犯了。

後來，當他們曉得這位不速之客，原來是兜售美術出版品的時候，他們的歡喜真是不可以言語形容的！在歡喜中，他們購了他兩份出版品。

作者把他們的虧公款，寫成偶然的，無傷大體的。把他們寫成無害的傻瓜，寫成小孩

子似的，自己不曉得幹些什麼才好。作者對這樣的人，認為可以『憐憫』，不必判刑的，認為對他們『叱責』一頓就夠了。

總之，在卡達耶夫的這期作品裏，作者的見解，幽默，辭句，對比，以及藝術的細目，聯想等等——這一切，都限制在狹隘的，市儈的小世界裏。這使作者的作品，受到不少的損害。使他的作品，喪失了社會的意義與力量。作者盡力來擴大自己的視野，克服自己的市儈的偏狹性，接近社會主義的建設。這努力，跨過了長篇時代前進吧！（一九三二）直到孤帆兒閃着白光（一九三六）出世，作者不但完全克服了市儈的偏狹性，躍進了自己創作的光輝的時代，而且給蘇聯文學添了一顆晶瑩的寶石。

孤帆兒閃着白光，是取材於俄國史上的暴風雨時代——一九〇五年的大革命，這次的革命，對於這部小說的主人公——還在兒童時代的畢迦的印象，是浪漫的，新奇的，而且是驚心動魄的。

當畢迦趕着一輛馬車，從奧得塞回鄉下去的時候，在路上就遇見了一件稀奇的事

情一個從暴動的『波多木金』艦上逃亡的水兵茹珂夫，爲了躲避後面追來的沙皇的憲兵，突然就跳到他的馬車上。從此以後，這位奇怪的『乘客』——水兵茹珂夫，就和畢迦共同生活起來。同時，還有一位捕魚的兒童加夫里克，是畢迦的好朋友，是這部作品的第三個主人公。

畢迦的性格是浪漫的，可是加夫里克的爲人，却是非常實際，認真，審慎，沈默，而且經歷了人生的冷酷和無情。因爲他們這種友誼關係，使畢迦在加夫里克的影響下，同時又被水兵的神秘的來歷所吸引，他被捲入到革命鬥爭的漩渦裏了。他發現他自己在一個新的世界裏。他們幫助武裝暴動——運子彈，散傳單，這新世界充滿着勇敢和正義，以及大公無私的事業和思想。被加夫里克所開導的畢迦的這種新生活，毀棄了他已往的空想的浪漫思想，而代之一新世界的和富於新理想的浪漫思想了。這裏充滿着對於新社會的光明的樂觀的思想。

而使卡達耶夫威震蘇聯文壇，成了蘇聯文壇上的『天之驕子』的，則是他的一九三七年出版的新的傑構——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。

這作品的結構，非常單純，故事與主題，也非常單純而明澈。這是關於幸福的愛情，關於幸福的命運的小說，而同時，通過了這故事，從側面照耀着蘇聯國防的史的發展的行程。

這部作品，浸透着烏克蘭的色澤，充溢着俄羅斯——烏克蘭的倒裝語，呼吸着烏克蘭的詩的氣氛。這些，使這部作品與民俗學接近了。在這裏，有民間的詩的傳統的一切成份；有民間的傳統的故事的開展與人物；有烏克蘭的矢志不渝的青年同濃眉的姑娘的戀愛故事；他們的愛情是純真的，堅實的；他們有殘暴的、凶惡的、離開他們愛情的父親；有慈祥的母親；有富貴的、寡廉鮮恥的討厭鬼；姑娘的父親，不讓這一對有情人成為眷屬，而強迫着把女兒嫁給那討厭鬼……這一切傳統的故事的發展和人物，在卡達耶夫的作品裏，完全充滿着嶄新的、顯赫的歷史的內容，因此，這部作品的手法，是傳統的，而同時也

是革新的。新的內容，似乎在對古代的傳統的形式發着微笑。新的主題，依照着新的線索，在那古代的傳統的形式裏發展着。這是全部作品的微笑，幽默的根源。這微笑與幽默，交織着巨大的，深刻的歷史內容，創造了全部作品的驚人的光芒四射的氛圍。

這作品的開端，同真正的民間故事的開端一樣。『兵士從前線回來了，——這是小說的『開場』。小說的主人公——兵士柯德科從前線往回走着，幻想着闊別四年多的故鄉的村莊，幻想着久已白首相約的自己的愛人蘇菲亞。

蘇菲亞的父親台加琴科，是沙皇軍隊的事務長，是一個攀高結貴，嫌貧愛富的『真正的敲詐鬼』。蘇菲亞同貧農柯德科的戀愛，他盡力的破壞着。可是一九一七年夏天，台加琴科在羅馬尼亞戰線上，因為要砲擊不願對德奧繼續作戰而暴動了的部隊，被暴動的司令部逮捕，要執行槍決了。在槍決前，被押在一座避難室裏，而擔任監視的，恰恰就是他的女兒蘇菲亞的愛人柯德科。他哀求着這老實的兵士救他的命，而且發誓把自己的女兒許給他，柯德科就偷偷的把他放跑了。

歐戰停止了，柯德科回到家鄉裏，就打發媒人到事務長台加琴科家裏求親。村裏已經成立了蘇維埃政權。事務長把一個沙皇的軍官克倫伯，藏匿到家裏，喬裝爲自己的雇農。克倫伯是沙皇的軍官，是地主，是貴族，是『寡廉鮮恥的討厭鬼』。事務長夢想將來蘇維埃政權垮台，舊的統治恢復的時候，當地主把在革命時被農民奪去的財產，重由農民手裏奪回的時候，他好把自己的女兒蘇菲亞嫁給地主克倫伯。當貧農柯德科打發媒人去求親的時候，事務長百般刁難着，不願意答應媒人，而且對蘇菲亞勸告着，威嚇着，使她直接拒絕了媒人。可是蘇菲亞不聽勸告，也不怕威嚇；她一心一意的愛着柯德科。事務長迫不得已，只有答應了；因爲無論如何是不能拒絕媒人的。『村裏是蘇維埃政權，』而一個媒人且是『鄉村蘇維埃主席。』訂婚了。可是事務長拖延着結婚；他和地主克倫伯等待着新政權的毀滅，等待着在國際武裝干涉者的援助下，恢復舊政權；等待着德國軍隊來，——而且這一定馬上就要來到的。那時一切就改觀了：把柯德科和蘇維埃政權一同結果了，就把蘇菲亞嫁地主克倫伯。

事務長的如意算盤打對了。德國軍隊來到了。柯德科離開了家園，投入到游擊隊裏。他的兩個媒人——布爾雪維克，鄉村蘇維埃主席李梅紐克和布爾雪維克，水手查列夫——都被德國人絞死了。蘇菲亞強不愛以爲愛的在教堂裏同克倫伯舉行着結婚禮。這一切，都按着千百年來的舊的傳統手法發展着——父親的強迫，憎恨的丈夫。甚至連柯德科帶着手榴彈，駕着武裝了的輕車，實行劫婚，以及劫婚的失敗，這些都不出傳統故事的範圍。柯德科被捕了，被德國野戰軍法庭判決了死刑。現在成了新貴的台加琴科，在柯德科臨刑前，去教訓着他，說他是鴨子想吃天鵝肉，夢想着同富貴的小姐結婚是『想得太高了』。說他『把一切都恢復舊觀了』，確立了『永久的生活的秩序』。至於柯德科從前在羅馬尼亞前線上，曾救過他的命，關於這，他現在連想都沒想到，更想不到現在來救柯德科的命呢，如果這些『惡魔』——德國強盜及其走狗克倫伯之流，不從烏克蘭的領土上被驅逐出去，這故事也就收場了。這是很合乎傳統的民間創作和世界文學主題的精神的。主題的交點，決定了主題的命運：牠將是『傳統的』呢？抑是『革新的』呢？

這問題是被『誰戰勝了誰』這一個問題所決定的。是烏克蘭的勞動人民戰勝了呢？抑是德國強盜戰勝了呢？這一對『有情人』——柯德科與蘇菲亞的命運，他們的愛情，他們的幸福，這一切都完完全全被這一個歷史問題的解決所決定的。他們個人的幸福與命運，是骨與肉的同全人民的幸福與命運相關連的。烏克蘭的勞動人民不擺脫了異族的羈絆，柯德科與蘇菲亞是沒有幸福可言的。

德國的強盜軍閥，帶來了奴役和壓迫，帶來了舊制度的復活，因此，也就復活了舊式的悲慘的愛情，復活了悲慘命運的主題。

卡達耶夫的主題，所以是革新的主題的，是在於這主題把個人的幸福，同千千萬萬的人民大眾的幸福，同國家的幸福，表現成不可分離的一體。

在這裏，作者把歷史的真實，赤裸裸的揭示出來了：如果你要想做一個幸福的人，如果你要想愛人和被人愛，如果你要想在這世界上過着人的生活，你就爲着人民大眾的幸福去鬥爭吧，——這是歷史在全世界勞動者面前提供的課題。如果全體勞動人民沒

有幸福，勞動者個人是不會有幸福的。這種個人與全體間的聯繫，在歷史中是前無古人的。大衆的英雄主義的源泉。柯德科和蘇菲亞——這一對在全民族得到解放的喜悅裏，成了眷屬的有情人。的故事，是蘇聯文學突破了傳統的民間故事的手法，而深刻的獨創出來的新奇的故事。這種獨創和新奇，實際上是蘇維埃的獨創的和新奇的生活的本身所授與的。這種蘇維埃型的『大團圓』，不需要神仙故事中的好事遇，魔時的慈悲的『神仙』或『妖術』的解救，也不需要主人公的『神奇的例外的僥倖』，而是在勞動人民解放的鬥爭裏，擺脫了異族的羈絆，粉碎了勞動人民的公敵，在勞動人民幸福的歡笑裏，『有情人』才成了『眷屬』。民間故事的傳統的主題，第一次的成了現實的勞動大衆的主題了。這不但不因此失掉了作品的詩意，反而使作品得到一種嶄新的詩的力量。這是具有深刻偉大的民衆性的。柯德科得到了自己的蘇菲亞之後，更英勇，更堅決，更長久的同勞動人民的公敵——德國的武裝干涉者及其御用走狗們戰鬥着，直到從自己的故土上，把他們驅逐或消滅而後止。他爲着自己的勞動人民的幸福而鬥爭，同時也

是爲着自己的和自己女人的幸福而鬥爭。

所以，柯德科帶着瘋狂的，不妥協的憤怒，爲着萬衆的幸福而鬥爭着，就是那靜默的沈思的蘇菲亞，也突然同他一樣，帶着同樣的憤怒而鬥爭着，這憤怒使得她的父親都吃驚起來：

『他驚奇的望着她的臉，她的嘴唇都咬到要出血了。蘇菲亞把自己都忘了。她精神錯亂的爲着自己的幸福苦鬥着。他從來沒有料到她會這樣的。他怕起來了。』

或許有人問道：可是蘇菲亞是爲着個人的幸福鬥爭呢？她的狂憤，是由她個人的刺激引起的。不錯，是這樣的。可是社會主義的力量也就在此。這力量的堅強，就在乎牠不曉個人與社會間的幸福的分。社會主義，也就是萬衆人民的幸福，是他們的個人自身的事情。柯德科的妹妹——十四歲的少女芙落霞的英勇，同柯德科自己，同水手查列夫，同鄉村蘇維埃主席李梅紐克的英勇都是一樣的，他們的堅定，甚至他們不知道什麼是動搖，他們準備着在任何一分鐘內，爲勞動人民的幸福而獻出自己的生命的。在社會主義

的勝利裏，這種英雄主義，深刻的，緊密的同他們個人的利益聯繫着的。

沒有社會主義，就沒有勞動人民的幸福。有些作品所以是貧血的，無力的，就因為在那些作品裏沒有主人公個人與社會主義間的緊密的聯繫。L·列昂諾夫的斯庫達聊夫斯基等，就是顯著的例子。在那裏表現着：人爲了社會主義的鬥爭，就犧牲了個人的幸福與愉快。

這種情緒，完全不是蘇維埃人民文學的主人公的情緒。蘇維埃文學的英雄，帶着滿腔的熱情，呼應着領袖的話：『我們痛快而喜悅的曉得我們人民所流的大量血，不是白流的！……』是的，他們爲着那秀麗的海濱上，兀立着宮殿似的休養院，在那裏住着勞動者和他們的子弟而流血的！他們爲着勞動人民的生活的優裕，舒適，而流血的！他們爲着勞動人民的自由幸福而流血的！這是他們爭取來的，實現了的幸福，這是勞動人民的幸福。因此，在那些表現蘇聯真正英雄的心情與思想的作品裏，這些心情與思想，是不能同現實分割開的。